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

總理誕辰紀念冊

福建省會慶祝

總理誕辰紀念大會印

丁史略

(一)有志竟成

夫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而先知覺者所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者也。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。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，幸已達破壞之成功，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，然希望日佳，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。故追述革命原起，以勵來者，且以自勉焉。夫自民國建元以來，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，不下千數百種，類多道聽途說之辭，鮮能知革命之事實，而於革命之原起，更無從追述，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，該章所述，本甚簡略，且於二十餘年之前，革命之成否，尙爲問題，而當時雖在英京，然亦事多忌諱，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，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，今於此特修正之，以輔事實也。茲篇所述，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，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，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，故事甚簡單，而於贊襄之要人，皆能一一錄之無遺，自同盟會成立以後，則事體日繁，附和日衆，而海外熱心華僑，內地忠烈志士，各重要人物，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，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，乃能全爲補錄也。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，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爲入世之媒，十年如一日。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，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，其爲人豪俠尚義，廣交遊，所結納皆江湖之士，同學中無有類之者。予一見則奇之，稍與相習，則與之談革命，士良一聞而悅服，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，如他日有事，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。予在廣州學醫甫

一年，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，予以其學課較優，而地較自由，可以鼓吹革命，故投香港學校肄業，數年之間，每於學課餘暇，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，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，大放厥辭，無所忌諱，時聞而附和者，在香港祇陳少白，尤少紉，楊鶴齡三人，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，若其他之交遊，聞吾言者，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，予與陳，尤，楊，三人常住香港朝夕往還，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，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，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，數年如一日，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，皆呼予等爲四大寇，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。及予卒業之後，懸壺於澳門，羊城，以問世，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，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，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，至甲午中竄戰起，以爲時機可乘，乃赴檀島，美洲，創立興中會，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，不圖風氣未開，人心錮塞，在檀鼓吹數月，應者寥寥，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，願傾家相助，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。時適清兵屢敗，高麗既失，旅，威，繼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，清廷之腐敗盡露，人心憤激，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，美洲之行，因而中止，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，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，常時贊襄幹部學務者有鄧蔭南，楊衢雲，黃詠商，陳少白等，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，則陸皓東，鄭士良，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，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，慘澹經營，已過半載，籌備甚週，聲勢頗衆，本可一擊而牛絕大之影響，乃以運械不慎，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，事機乃洩，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，此爲中國有史

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，同時被株連而死者，則有丘四、朱貴全二人，被捕者七十餘人，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，後竟病死獄中，其餘之人，或因或釋，此乙未九月九日，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敗後三日，予尚在廣州城內，十餘日後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，隨與鄭士良、陳少白、同渡日本，略住橫濱，時予以返國無期，乃斷髮改裝，重遊檀島，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，布置一切，以謀捲土重來，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，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，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。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，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，即宮崎寅藏之兄也，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予到檀島後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，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，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，惟卒以風氣未開，進行遲滯，以久留檀島，無大可爲，遂決計赴美，以聯絡彼地華僑，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。行有日矣，一日散步市外，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，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。吾遂一躍登車，彼夫婦不勝託異，幾疑爲暴客，蓋吾已改製易服，彼不認識也，予乃曰，我孫逸仙也，遂相笑握手，問以何爲而至此。曰，回國道經此地，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，予乃趁車同遊，爲之指導，遊畢登舟，予乃告以將作環繞地球之遊，不日將由此赴美，隨時到美，相見不遠也，遂歡握而別。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，較檀島尤甚，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，橫過美州大陸，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，沿途所過多處，或留數日，或十數日，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，清政腐敗，非從民族根本改革，無以救亡，而改革之任，人人有責，然而勸者諄諄，聽者終歸藐藐，其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。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，洪門者，創設於明朝遺老，起於康熙時代，蓋康熙以前

，明朝之忠臣烈士，多欲力圖恢復，誓不臣清，捨生赴義，屢起屢蹶，與虜拚命，然卒不救明朝之亡，迨至康熙之世，清勢已盛，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，二三遺老，見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由，流傳後代，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，結爲團體，以待後有起者，可藉爲資助也，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，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，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，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，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，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，皆所警忌而須嚴爲杜絕者，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，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，以此條件而立會，將以何道而後可，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蹟，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，故洪門之拜會，則以演戲爲之，蓋此最易動羣衆之神聽也，其傳布思想，則以不平之心，復仇之事導之，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，其口號暗語，則以鄙俚蘊俗之言以表之，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，其固結團體，則以博愛施之，使彼此手足相顧，患難相扶，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，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，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，國內之會黨，常有與官吏衝突，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，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，尙多了解其義者，而海外之會黨，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，其結會之需要，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，政治之意味殊爲失矣，故反清復明之口語，亦多有不知其義者，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，洪門之人，初亦不明吾旨，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，彼衆多不能答也，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，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，不過爲初期之播種，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，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，故於甫抵倫敦之時，即遭使館之陷，幾致不測，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，始能脫險，此則檀島之邂逅，真有天

幸存焉，否則吾尚無由知彼之歸國，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。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歐洲，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，並結交其朝野賢豪，兩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殊多心得，始知徒致國家富強，民權發達，如歐洲列強者，獨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，是以歐洲志士，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，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，乃采取民生主義，以與民族民權問題，同時解決，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。時歐洲尚無留學生，又鮮華僑，雖欲爲革命之鼓吹，其道無由。然吾生平所志，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，故不欲久處歐洲，曠廢革命之時日，遂往日本，以其地與中國相近，泊息易通，便於籌畫也。抵日本後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，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，乃引至東京相會，一見如舊識，抵掌談天下事，甚痛快也，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，犬隈爲外相，犬養爲之運籌，能左右之，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犬隈，大石，尾崎等，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，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，平岡，秋山，中野，鈴木等，後又識安川，犬塚，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，先後多有資助，尤以久原，犬塚，爲最，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，則有山田兄弟，宮崎兄弟，菊池萱野等，其爲革命盡力者，則有副島，寺尾兩博士，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，以誌不忘耳；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，不能於此一一悉記，當俟之革命黨史也。日本有華僑萬餘人，然其風氣之錮塞，聞革命而生畏者，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，吾黨同人有往返於橫濱，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，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，不過百數十人而已，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，不及百分之一也，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，其難固已如此，而欲向內地以傳布，其難更可知矣，內地之人，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爲怪者，祇有會黨中人耳。

。然彼衆皆知識薄弱，團體散漫，憑藉全無，祇能望之爲響應，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。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，此五年之間，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蓋予既遭失敗，則國內之根據，個人之事業，活動之地位，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，皆完全銷滅，而海外之鼓吹，又毫無效果。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，爲虎作倀，其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爲尤甚，當此之時，革命前途，黑暗無似，希望幾絕，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，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，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，創辦中國報，以鼓吹革命。命史堅如入長江，以聯絡會黨，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，招待會黨，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。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，假拳黨以自衛，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，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，予以爲時機不可失，乃命鄭士良入惠州，招集同志以謀發動，而命史堅如入羊城，招集同志以謀響應，籌備將竣，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，希圖從此潛入內地，親率健兒，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，以救危亡也，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，船一抵港，即被香港政府監視，不得登岸，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，委之鄭士良，而命楊衢雲、李紀堂、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，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，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。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，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，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，許以起事之後，可以相助，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，就地加聘軍官，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，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，并改原定計畫，不直逼省城，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，多集黨衆，以俟予來，乃進行攻取，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，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，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，盡奪其械，隨而轉戰於龍岡，淡水，永湖，梁化

白芒花，三多祝等處，所向皆捷，清兵無敢當其鋒者，遂占領新安大鵬，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，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人及武器之接濟，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，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，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，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，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，而予潛渡之計畫乃爲破壞，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，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，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，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，士良連戰月餘，彈藥已盡，而集合之衆已有萬餘人，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，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，遂立令解散，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，山田後以失路爲清兵所擒被害，惜哉，此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。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，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，皆不得當，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馨之署而殲之，炸發不中，而史堅如被擒遇害，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，堅如聰明好學，真摯懇誠，與陸皓東相若，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，而二人皆能詩能書亦相若，皓東沈勇，堅如果毅，皆命世之英才，惜皆以事敗而犧牲，元良沮喪，國士淪亡，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，而二人死節之烈，浩氣英風，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，每一念及，仰止無窮，二公雖死，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，無日或間也。庚子之役，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，經此失敗而後，回顧中國之人心，已覺與前有別矣，當初次之失敗也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，呪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，吾人足跡所到，凡認識者，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。惟庚子失敗之後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，而有識之士，且多爲吾人扼腕歎惜，恨其事之不成矣，前後相較，羞若天淵。吾人睹此情形，中心快慰，不可言狀，知國人

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，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，清后帝之出走，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，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，國勢危急有岌岌不可終日，有志之士，多起救國之思，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。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本日之前，而赴東求學之士，類多頭腦新潔，志氣不凡。對於革命理想，感受極速，轉瞬成爲風氣，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，皆集中於革命問題。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，被清公使逐出學校，而戡元成，沈虬齋，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，以鼓吹革命，留東學生提倡於先，內地學生附和於後，各省風潮，從此漸作，在上海則有章太炎，吳稚暉，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，爲清廷所控，太炎，鄒容，被拘囚租界監獄，吳亡命歐洲，此案涉及清帝個人，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，清朝以來所未有也。清廷雖訟勝，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，於是民氣爲之入壯，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，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，華僑極爲歡迎，其開導華僑風氣，爲力甚大，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。壬寅癸卯之交，安南總督賴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，以事未能成行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，因往一行，到安南時，適賴美已離任回國，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，在河內時，識有華商黃龍生，甄吉亭，甄璧，楊壽彭，曾齊等，後結爲同志，於欽廉河口等役，盡力甚多，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，予再作環球漫遊，取道日本，檀島，而赴歐美，過日本時，有廖仲愷夫婦，馬君武，胡毅生，黎仲實等多人來會，表示贊成革命，予乃託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，結爲團體，以任國事，後同盟會之成立，多有力焉。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，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陶舉義者，在粵則有李紀堂，洪全福之事，在湘則有黃克強，馬福益之事，其事雖不成，人多壯之，海

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，故予此次漫遊所到，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，較之往昔大不同矣。乙巳春間，予重至歐洲，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，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，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，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。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民主義，五權憲法以號召之，而組織革命團體焉，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，加盟者三十餘人，開第二會於柏林，加盟者二十餘人，開第三會於巴黎，加盟者亦十餘人，開第四會於東京，加盟者數百人，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，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，故闕之也，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，因當時尙多諱言革命二字，故祇以同盟會見稱，後亦以此名著焉。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，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，爲舉世所非笑唾罵，一敗再敗，而猶冒險猛進者，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，其所以百折不回者，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，昭蘇將盡之國魂，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。及乙巳之秋，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，吾始信革命事業可及身而成矣，於是乃改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，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，鼓吹革命主義，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，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，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，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，其進步之速，有出入意表者矣，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，亦多刮目相看，一日予從南洋往日本，船泊吳淞，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，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，叩予革命之勢力如何，予略告以實情。又叩以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，若已成熟，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，予答以未有把握，遂請彼派員相助，以辦調查聯絡之事，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，派定武官七人，歸予調遣，予命

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，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，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漢，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，時南京武昌兩處新軍皆大歡迎，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，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，秘密會議，策畫進行，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，約同同志之軍人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，到會者甚衆，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開會，時各人演說，大倡革命，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，事遂不能秘密，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，途上與之訂交，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，法官以彼亦西人，不之疑也，故內容多爲彼探悉，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，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，或確或否，清廷得報，乃大與法使交涉，法使本不知情也，乃請命於政府何以處分布加卑等，政府飭彼勿問，清廷亦無如之何，未幾法國政府變更，而新內閣贊成是舉，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，後劉家運等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，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也。同盟會成立未久，發刊民報，鼓吹三民主義，遂使革命思潮彌漫全國，自有雜誌以來，可謂成功最著者，其時慕義之士，聞風興起當仁不讓，獨樹一幟以建義者，踵相接也，其最著者，如徐錫麟，熊成基，秋瑾等是也。丙午萍醴之役，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，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，東京之會員，莫不激昂慷慨，怒髮衝冠，兩思飛渡內地，身臨前敵，與虜拚命，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，稍有緩卻，則多痛哭流淚，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，吾吳甚焉，其雄心義憤，良足嘉尚，獨惜萍鄉一舉爲會員之自動，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，故臨時無所備，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，已相望於道矣。尋而萍醴之師敗，而禹之謨，劉道一，甯調元，胡英等竟被清吏拿獲，戍囚或

潮之鼓盪全國者，更爲從前所罕有，而廣東之革命，亦不能不以此爲時清廷之大起恐慌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，將予逐出日本境外，予乃離日本而與漢民，精衛，二人同行而之安南，設機關部於河內，以籌進行，旋發動潮州，黃岡，之師不得利，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。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，亦不利，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。時適欽，廉，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，清吏派郭人漳，趙伯先，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，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，命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，以贊成革命，二人皆首肯，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，彼等必反戈相應，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，廉各屬紳士鄉團爲一致行動；一面派蒼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，並在安南招集同志，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，擬器械一到，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，爲組織軍隊之用。東興與法屬之芒街，僅隔一河，有橋可達，交通甚爲利便也，滿擬武器一到，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，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，而後要約郭人漳，趙伯先，二人所帶之新軍約六千餘人，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，再加以訓練，當成精銳，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，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軍，則破竹之勢可成，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。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，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爲之破壞，至時防城已破，武器不來，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，並失信於團紳矣。而攻防城之同志，至時不見武器之來，乃轉而逼欽州，冀郭軍之響應，郭見我軍之薄弱，加以他軍爲之制，故不敢來，我軍遂進圍靈山，冀趙軍之響應，趙見郭尙未來，彼亦不敢來，我軍以力薄難進，遂退入十萬大山，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，欽廉計畫不成之後，予乃親率黃克強，胡漢民，并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襲取鎮南關，占領三要塞，

收其降卒，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，而會攻龍州；不圖十萬大山之衆，以道遠不能至，遂以百餘衆握據三砲臺而與龍濟光，陸榮廷等數千之衆戰七晝夜，乃退入安南。予過諒山時爲清偵探所察悉，報告清吏，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，將予放逐出安南，此爲予第六次之失敗也。予離河內之際，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，以圖集合該地同志；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，以圖進雲南，以爲吾黨根據之地。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，橫行於欽廉，上思，一帶，轉戰數月，所向無前，敵人聞而牛畏，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，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，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。予抵星洲數月之後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，誅邊防督辦，收其降衆千有餘人，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，時予遠在南洋，又不能再過法境，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，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。不期克強行至半途，被法官疑爲日本人，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內，爲清吏所悉，與法政府交涉，乃解之出境，而河口之衆，以指揮無人，失機漁取，否則蒙自必爲我有，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。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，其倉皇失措可知也。黃明堂守候月餘，人自爲戰，散漫無紀，而虜四集，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。河口遂不守，黃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，此爲予第八次之失敗也。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，而往英屬星加坡，到埠之日，爲英官阻難，不准登岸，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，稱此六百餘衆，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，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，故送之至此云云，星督答以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，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，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，而祇視爲亂民，亂民入境，有違本政府之禁例，故不准登岸。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，後由法屬政府表白，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，法政府對於兩方曾

取中立態度，在事實上直等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，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，不能作亂民看待等語，星政府乃准登岸，此革命失敗之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。由黃岡至河口等役，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，先後六次失敗，經此六次之失敗，精衛頗爲失望，遂約同志數人入北京，與虜會拚命，一擊不中，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，至武昌起義後乃釋之。同盟會成立之前，其出資以助義軍者，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，此外則無人敢助，亦無人肯助也；自同盟會成立後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。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，張靜江也，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以助餉；其出資勇而摯者，安南提岸之黃景南也，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，盡獻之軍用，誠難能可貴也。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，曾錫周，馬培生等三人，曾各出資數萬，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。予自連遭失敗之後，安南，日本，香港，等地與中國密運者，皆不能自由居處，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卻矣。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，委託於黃克強，胡漢民二人，而予乃再作漫遊，專任籌款，以接濟革命之進行，後克強，漢民回香港，設南方統籌機關，與趙伯先，倪映典，朱執信，陳炯明，姚雨平等謀以廣州新軍舉事，運動既熟，擬於庚戌年正月某日發難，乃新軍中有熱度過甚之士，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風潮，於是倪映典倉卒入營，親率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，至橫枝岡，爲敵截擊，映典中彈被擒死，軍中無主，遂以潰散，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。時予適從美東行，至三藩市，聞敗而後，則取道檀島，日本而回東方，過日本時，曾潛行登陸，隨爲警察探悉，不准留居，遂由橫濱渡檳榔嶼約伯先，克強，漢民等來會，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。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，破壞最精銳之機關，失卻最便利之地盤，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，招待安插，爲力已窮。

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費，將虞不繼，舉目前途，衆有憂色，詢及將來計畫，莫不唏噓太息，相視無言，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，吾曩之失敗，幾爲舉世所棄，比之今日，其困難實百倍，今日吾輩雖窮，而革命之風潮已盛，華僑之思想已開，從今而後，祇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，如果衆志不衰，則財用一層，予當力任設法，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，吾等亡命境地之困，日常之費每有不給，顧安得餘資以爲活動，予再三言必可設法，伯先乃言，如果欲再舉，必當立速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，以接濟某處之同志，免彼散去，然後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，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，如事有可爲，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，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，勗以大義，一夕之間，則釀資八千有奇，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，數日之內，已達五六萬元，而遠地更所不計，既有頭批的款，已可分頭進行，計畫既定，予本擬徧遊南洋英荷各屬，乃荷屬則拒絕不許予往，而英屬及暹羅亦先後逐予出境，如是則東亞大陸之廣，南洋島嶼之多，竟無一寸爲予立足之地，予遂不得不遠赴歐美矣。到美之日，徧遊各地，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，則多有樂從者矣，於是有辛亥三月廿九廣州之舉，是役也，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，與彼虜爲最後之一搏，事雖不成，而黃花圖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，而國內革命之勢，實以之造成矣，此爲吾黨第十次之失敗也。先時陳英士，宋遁初，譚石屏，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，謀爲廣州應援，廣州既一敗再敗，乃轉謀武漢，武漢新軍，自予派法國武官聯絡之後，革命思想，日日進步，早已成熟，無如清吏防範亦日以加嚴，而端方調兵入川，湖廣總督瑞徵則以最富於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調遣，所以然者蓋欲防患於未然也。然自廣州一役之

後，各省已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，而尤以武昌爲甚。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，請彼調兵船入武漢，儻有革命黨起事，則開砲轟擊，時已一日數驚，而孫武、劉公等積極進行，而軍中亦躍躍欲動，忽然而機關破壞，斃獲卅餘人，時胡英尚在武昌獄中，聞耗，即設法止陳英士等勿來，而砲兵與工程等營兵士已多投入革命黨者，開彼等名冊已被搜獲，明日則必拏人等語，於是迫不及待，爲自存計，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，而蔡濟民等舉衆進攻，開砲轟擊督署，瑞澂聞砲，立逃漢口，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，以庚子條約，一國不能自由行動，乃開領事團會議，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砲攻擊以平之，各國領事鑒於此事皆無成見，惟法國領事羅氏，乃予舊交，深悉革命內容，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蔡吾名，稱予命令而發難者，法領事於會議席上，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，決非無意識之暴舉，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，時領袖領事爲俄國，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，於是各國多贊成之，乃決定不加干涉，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，瑞澂見某領事失約，無所倚恃，乃逃上海。德督一逃，而張彪亦走，清朝方面，已失其統馭之權，秩序大亂矣，然革命黨方面，孫武以造炸藥誤傷未愈，劉公謙讓未遑，上海人員不能到，於是同盟會會員蔡濟民，張振武等，乃迫黎元洪出而擔任湖北都督，然後秩序漸復，厥後黃克強等乃到，此時湘鄂之見已萌，而號令已不能統一矣，按武昌之成功，乃成於意外，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，儻瑞澂不逃，則張彪斷不逃走，而彼之統馭必不失，秩序必不亂也。以當時武昌之新軍，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，已由端方調往四川，其尙留武昌者，祇砲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，其他留武昌之新軍，尙屬毫無成見者也。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

危，決冒險以圖功，成敗在所不計，初不意一擊而中也，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？武昌既稍能久支，則所欲救武漢而促革命之成功者，不在武漢之一着，而在各省之響應也。吾黨之士皆能見及此，故不約而同，各自爲戰，不數日而各省皆光復矣。時響應之最有力量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，厥爲上海，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，故漢口一失，陳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，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，後漢陽一失，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，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，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，較他者尤多也。武昌起義之夕，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，十餘日前，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，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，而密碼則置於其中，故途上無由譯之，是夕抵埠，乃由行李檢出密碼，而譯克強之電，其文曰：居正從武昌到港，報告新軍必動，請速滙款應急等語，時予在典華，思無法可得款，隨欲擬電復之令勿動，惟時已入夜，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，思慮紛亂，乃止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覆之，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，起後覺飢，先至飯堂用膳，道經迴廊報館，便購一報攤入飯堂閱看，坐下一展報紙，則見電報一段曰：武昌爲革命黨占領，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覆電，已爲之冰釋矣，乃擬電致克強，申說復電延遲之由，及予以後之行蹤，遂起程赴美東。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，則廿餘日可到上海，親與革命之戰，以快生平，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，不在疆場之上，而在樽俎之間，所得效力爲更大也，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，俟此問題解決，而後回國。按當時各國情形，美國政府，對於中國則取門戶開放，機會均等，領土保全，而對於革命則尙無成見，而美國輿論則大表同情於我，法國則政府民間之對於革命皆有好意，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，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，則惟日本之屬